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
##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來逢女國 心猿定計脫煙花

話說三藏師徒別了村舍人家，依路西進，不上三四里，早到西梁國界。唐僧在馬上指道：「悟空，前面城池相近，市井上人語喧嘩，想是西梁女國。汝等須要仔細，謹慎規矩，切休放蕩情懷，紊亂法門教旨。」三人聞言，謹遵嚴命。言未盡，卻至東關廟街口。那裡人都是長裙短襖，粉面油頭，不分老少，盡是婦女。正在兩街上做買賣，忽見他四眾來時，一齊都鼓掌呵呵，整容歡笑道：「人種來了，人種來了。」慌得那三藏勒馬難行。須臾間就塞滿街道，惟聞笑語。八戒口裡亂嚷道：「我是個銷豬，我是個銷豬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莫胡談，拿出舊嘴臉便是。」八戒真個把頭搖上兩搖，豎起一雙蒲扇耳，扭動蓮蓬吊搭唇，發一聲喊，把那些婦女們說得跌跌爬爬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聖僧拜佛到西梁，國內衡陰世少陽。  
農士工商皆女輩，漁樵耕牧盡紅妝。  
嬌娥滿路呼人種，幼婦盈街接粉郎。  
不是悟能施醜相，煙花圍困苦難當！

遂此眾皆恐懼，不敢上前。一個個都捻手搓腰，搖頭咬指，戰戰兢兢，排塞街傍路下，都看唐僧。孫大聖卻也弄出醜相開路；沙僧也裝虎維持；八戒採著馬，掬著嘴，擺著耳朵。

一行前進，又見那市井上房屋齊整，鋪面軒昂，一般有賣鹽賣米，酒肆茶房；鼓角樓臺通貨殖，旗亭候館掛簾櫳。師徒們轉彎抹角，忽見有一女官侍立街下，高聲叫道：「遠來的使客，不可擅入城門。請投館驛，註名上簿，待下官執名奏駕，驗引放行。」三藏聞言下馬，觀看那衙門上有一匾，上書「迎陽驛」三字。長老道：「悟空，那村舍人家傳言是實，果有迎陽之驛。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，你卻去照胎泉邊照照，看可有雙影？」八戒道：「莫弄我。我自吃了那盞兒落胎泉水，已此打下胎來了，還照他怎的？」三藏回頭吩咐道：「悟能，謹言，謹言。」遂上前與那女官作禮。

女官引路，請他們都進驛內，正廳坐下，即喚看茶。又見那手下人盡是三綵梳頭，兩截穿衣之類。你看他拿茶的也笑。少頃，茶罷。女官欠身問曰：「使客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等乃東土大唐王駕下欽差上西天拜佛求經者。我師父便是唐王御弟，號曰唐三藏。我乃他大徒弟孫悟空。這兩個是我師弟豬悟能、沙悟淨。一行連馬五口。隨身有通關文牒，乞為照驗放行。」那女官執筆寫罷，下來叩頭道：「老爺恕罪。下官乃迎陽驛驛丞，實不知上邦老爺，知當遠接。」拜畢起身，即令管事的安排飲饌。道：「爺爺們寬坐一時，待下官進城啟奏我王，倒換關文，打發領給，送老爺們西進。」三藏欣然而坐不題。

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，徑入城中五鳳樓前，對黃門官道：「我是迎陽驛驛丞，有事見駕。」黃門即時啟奏。降旨傳宣至殿，問曰：「驛丞有何事來奏？」驛丞道：「微臣在驛，接得東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，有三個徒弟，名喚孫悟空、豬悟能、沙悟淨，連馬五口，欲上西天拜佛取經。特來啟奏主公，可許他倒換關文放行？」女王聞奏，滿心歡喜，對眾文武道：「寡人夜來夢見金屏生彩艷，玉鏡展光明，乃是今日之喜兆也。」眾女官擁拜丹墀道：「主公，怎見得是今日之喜兆？」女王道：「東土男人，乃唐朝御弟。我國中自混沌開闢之時，累代帝王，更不曾見個男人至此。幸今唐王御弟下降，想是天賜來的。寡人以一國之富，願招御弟為王，我願為后，與他陰陽配合，生子生孫，永傳帝業，卻不是今日之喜兆也？」眾女官拜舞稱揚，無不歡悅。

驛丞又奏道：「主公之論，乃萬代傳家之好。但只是御弟三徒兇惡，不成相貌。」女王道：「卿見御弟怎生模樣？他徒弟怎生兇醜？」驛丞道：「御弟相貌堂堂，丰姿英俊，誠是天朝上國之男兒，南瞻中華之人物。那三徒卻是形容瘠瘦，相貌如精。」女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把他徒弟與他領給，倒換關文，打發他往西天，只留下御弟，有何不可？」眾官拜奏道：「主公之言極當，臣等欽此欽遵。但只是匹配之事，無媒不可。自古道：『姻緣配合憑紅葉，月老夫妻繫赤繩。』」女王道：「依卿所奏，就著當駕太師作媒，迎陽驛丞主婚，先去驛中與御弟求親。待他許可，寡人卻擺駕出城迎接。」那太師、驛丞領旨出朝。

卻說三藏師徒們在驛廳上正享齋飯，只見外面人報：「當駕太師與我們本官老姆來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太師來卻是何意？」八戒道：「怕是女王請我們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相請，就是說親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假如不放，強逼成親，卻怎麼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只管允他，老孫自有處治。」

說不了，二女官早至，對長老下拜。長老一一還禮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有何德能，敢勞大人下拜？」那太師見長老相貌軒昂，心中暗喜道：「我國中實有造化，這個男子，卻也做得我王之夫。」二官拜畢起來，侍立左右道：「御弟爺爺，萬千之喜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出家人，喜從何來？」太師躬身道：「此處乃西梁女國，國中自來沒個男子。今幸御弟爺爺降臨，臣奉我王旨意，特來求親。」三藏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貧僧隻身來到貴地，又無兒女相隨，止有頑徒三個，不知大人求的是那個親事？」驛丞道：「下官才進朝啟奏，我王分歡喜道，夜來得一吉夢，夢見金屏生彩艷，玉鏡展光明。御弟乃中華上國男兒，我王願以一國之富，招贅御弟爺爺為夫，坐南面稱孤，我王願為帝后。傳旨著太師作媒，下官主婚，故此特來求這親事也。」三藏聞言，低頭不語。太師道：「大丈夫遇時，不可錯過。似此招贅之事，天下雖有，託國之富，世上實稀。請御弟速允，庶好回奏。」長老越加痴啞。

八戒在傍，掬著碓挺嘴叫道：「太師，你去上復國王：我師父乃久修得道的羅漢，決不愛你託國之富，也不愛你傾國之容。快些兒倒換關文，打發他往西去，留我在此招贅，如何？」太師聞說，膽戰心驚，不敢回話。驛丞道：「你雖是個男身，但只形容醜陋，不中我王之意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你甚不通變。常言道：『粗柳簸箕細柳斗，世上誰見男兒醜？』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勿得胡談，任師父尊意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。莫要擔閣了媒灼工夫。」

三藏道：「悟空，憑你怎麼說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依老孫說，你在這裡也好。自古道『千里姻緣似線牽』哩，那裡再有這般相應處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我們在這裡貪圖富貴，誰去西天取經？卻不望壞了我大唐之帝主也？」太師道：「御弟在上，微臣不敢隱言。我王旨意，原只教求御弟為親，教你三位徒弟赴了會親筵宴，發付領給，倒換關文，往西天取經去哩。」行者道：「太師說得有理。我等不必作難，情願留下師父，與你主為夫。快換關文，打發我們西去。待取經回來，好到此拜爺娘，討盤纏，回大唐也。」那太師與驛丞對行者作禮道：「多謝老師玉成之恩。」八戒道：「太師，切莫要口裡擺菜碟兒。既然我們許諾，且教你先安排一席，與我們吃鍾肯酒，如何？」太師道：「有有有，就教擺設筵宴來也。」那驛丞與太師歡天喜地，回奏女王不題。

卻說唐長老一把扯住行者，罵道：「你這猴頭，弄殺我也，怎麼說出這般話來，教我在這招婚，你們西天拜佛？我就死也不敢如此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放心，老孫豈不知你性情，但只是到此地，遇此人，不得不將計就計。」三藏道：「怎麼叫做將計就計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若使住法兒不允他，他便不肯倒換關文，不放我們走路。倘或意惡心毒，喝令多人，割了你肉，做甚麼香袋啊，我等豈有善報？一定要使出降魔蕩怪的神通，你知我們的手腳又重，器械又兇，但動動手兒，這一國的人，盡打殺了。他雖然阻當我等，卻不是怪物妖精，還是一國人身；你又平素是個好善慈悲的人，在路上一靈不損；若打殺無限的平人，你心何忍，誠為不善了也。」三藏聽說，道：「悟空，此論最善。但恐女主招我進去，要行夫婦之禮，我怎肯喪元陽，敗壞了佛家德行？走真精，墜落了本教人身？」行者道：「今日准了親事，他一定以皇帝禮，擺駕出城接你。你更不要推辭，就坐他鳳輦龍車，登寶殿，面南坐下。問女王取出御寶印信來，宣我們兄弟進朝，把通關文牒用了印，再請女王寫個手字花押，僉押了交付與我們。一壁廂教擺筵宴，就當與女王會喜，就與我們送行。待筵宴已畢，再叫排駕，只說送我們三人出城，回來與女王配合。哄得他君臣歡悅，更無阻擋之心，亦不起毒惡之念。卻待送出城外，你下了龍車鳳輦，教沙僧伺候左右，伏侍你騎上白馬；老孫即使個定身法兒，教你君臣人等皆不能動，我們順大路只管西行。行得一晝夜，我卻念個咒，解了術法，還教你君臣們甦醒回城。一則不傷了他的性命，二來

不損了你的元神。這叫做『假親脫網』之計，豈非一舉兩全之美也？」三藏聞言，如醉方醒，似夢初覺，樂以忘憂，稱謝不盡道：「深感賢徒高見。」四眾同心合意，正自商量不題。

卻說那太師與驛丞不等宣詔，直入朝門白玉階前，奏道：「主公佳夢最準，魚水之歡就矣。」女王聞奏，捲珠簾，下龍床，啟櫻唇，露銀齒，笑盈嬌靨聲問曰：「賢卿見御弟，怎麼說來？」太師道：「臣等到驛，拜見御弟畢，即備言求親之事。御弟還有推托之辭，幸虧他大徒弟慨然見允，願留他師父與我王為夫，面南稱帝。只教先倒換關文，打發他三人西去；取得經回，卻到此拜認爺娘，討盤費回大唐也。」女王笑道：「御弟再有何說？」太師奏道：「御弟不言，願配我主。只是他那二徒弟，先要吃席肯酒。」

女王聞言，即傳旨，教光祿寺排宴。一壁廂排大駕，出城迎接夫君。眾女官即欽遵王命，打掃宮殿，鋪設庭臺。一班兒擺宴的，火速安排；一班兒擺駕的，流星整備。你看那西梁國雖是婦女之邦，那鑾輿不亞中華之盛。但見：

六龍噴彩，雙鳳生祥。六龍噴彩扶車出，雙鳳生祥駕輦來。馥郁異香藹，氤氳瑞氣開。金魚玉佩多官擁，寶髻雲鬟眾女排。鴛鴦掌扇遮鑾駕，翡翠珠簾影鳳釵。笙歌音美，絃管聲諧。一片歡情沖碧漢，無邊喜氣出靈臺。三簷羅蓋搖天宇，五色旗旗映御階。此地自來無合巹，女王今日配男才。

不多時，大駕出城，早到迎陽館驛。忽有人報三藏師徒道：「駕到了。」三藏聞言，即與三徒整衣出廳迎駕。女王捲簾下鞦韆道：「那一位是唐朝御弟？」太師指道：「那驛門外香案前穿襪衣者便是。」女王閃鳳目，簇蛾眉，仔細觀看，果然一表非凡。你看他：

丰姿英偉，相貌軒昂。齒白如銀砌，唇紅口四方。頂平額闊天倉滿，目秀眉清地閣長。兩耳有輪真傑士，一身不俗是才郎。好個妙齡聰俊風流子，堪配西梁窈窕娘。

女王看到那心歡意美之處，不覺淫情汲汲，愛慾恣恣，展放櫻桃小口，呼道：「大唐御弟，還不來占鳳乘鸞也？」三藏聞言，耳紅面赤，羞答答不敢擡頭。

豬八戒在傍，掬著嘴，錫眼觀看那女王，卻也嫵娜。真個：

眉如翠羽，肌似羊脂。臉襯桃花瓣，鬢堆金鳳絲。秋波湛湛妖嬈態，春筍纖纖嬌媚姿。斜插紅綃飄彩艷，高簪珠翠顯光輝。說甚麼昭君美貌，果然是賽過西施。柳腰微展鳴金珮，蓮步輕移動玉肢。月裡嫦娥難到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斯。宮妝巧樣非凡類，誠然王母降瑤池。

那獸子看到好處，忍不住口噴流涎，心頭撞鹿，一時間骨軟筋麻，好便似雪獅子向火，不覺的都化去也。

只見那女王走近前來，一把扯住三藏，俏語嬌聲，叫道：「御弟哥哥，請上龍車，和我同入金鑾寶殿，匹配夫婦去來。」這長老戰兢兢立站不住，似醉如痴。行者在側教道：「師父不必太謙，請共師娘上輦。快快倒換關文，等我們取經去罷。」長老不敢回言，把行者抹了兩抹，止不住落下淚來。行者道：「師父切莫煩惱，這般富貴，不受用還待怎麼哩？」三藏沒及奈何，只得依從，揩了眼淚，強整歡容，移步近前，與女主：

同攜素手，共坐龍車。那女王喜孜孜欲配夫妻，這長老憂惶惶只思拜佛。一個要洞房花燭交鴛侶，一個要西宇靈山見世尊。女帝真情，聖僧假意。女帝真情，指望和諧同到老；聖僧假意，牢藏情意養元神。一個喜見男身，恨不得白晝並頭諧伉儷；一個怕逢女色，只思量即時脫網上雷音。二人和會同登輦，豈料唐僧各有心。

那些文武官見主公與長老同登鳳輦，並肩而坐，一個個眉花眼笑，撥轉儀仗，復入城中。孫大聖才教沙僧挑著行李，牽著白馬，隨大駕後邊同行。豬八戒往前亂跑，先到五鳳樓前，嚷道：「好自在，好現成呀。這個弄不成，這個弄不成，吃了喜酒進親才是。」說得些執儀從引導的女官，一個個回至駕邊道：「主公，那一個長嘴大耳的，在五鳳樓前嚷道要喜酒吃哩。」女王聞奏，與長老倚香肩，偎並桃腮，開檀口，俏聲叫道：「御弟哥哥，長嘴大耳的是你那個高徒？」三藏道：「是我第二個徒弟。他生得食腸寬大，一生要圖口肥，須是先安排些酒食與他吃了，方可行事。」女主急問：「光祿寺安排筵宴，完否？」女官奏道：「已完，設了葷素兩樣，在東閣上哩。」女王又問：「怎麼兩樣？」女官奏道：「臣恐唐朝御弟與高徒等平素吃齋，故有葷素兩樣。」女王卻又笑吟吟，偎著長老的香腮道：「御弟哥哥，你吃葷吃素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吃素，但是未曾戒酒。須得幾杯素酒，與我二徒弟吃些。」

說未了，太師啟奏：「請赴東閣會宴。今齊吉日良辰，就可與御弟爺爺成親。明日天開黃道，請御弟爺爺登寶殿，面南，改年號即位。」女王大喜，即與長老攜手相攜，下了龍車，共入端門裡。但見那：

風飄仙樂下樓臺，閭闔中間翠輦來。  
鳳闕大開光藹藹，皇宮不閉錦排排。  
麒麟殿內爐煙裊，孔雀屏邊房影迴。  
亭閣崢嶸如上國，玉堂金馬更奇哉。

既至東閣之下，又聞得一派笙歌聲韻美，又見兩行紅粉貌嬌嬈。正中堂排設兩般盛宴：左邊上首是素筵，右邊上首是葷筵。下兩路盡是單席。那女王斂袍袖，□指尖尖，奉著玉杯，便來安席。行者近前道：「我師徒都是吃素，先請師父坐了左手素席，轉下三席，分左右，我兄弟們好坐。」太師喜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師徒如父子也，不可並肩。」眾女官連忙調了席面。女王一一傳杯，安了他弟兄三位。行者又與唐僧丟個眼色，教師父回禮。三藏下來，卻也擎玉杯，與女王安席。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謝了皇恩，各依品從，分坐兩邊，才住了音樂請酒。

那八戒那管好歹，放開肚子，只情吃起。也不管甚麼玉屑、米飯、蒸餅、糖糕、磨菇、香蕈、筍芽、木耳、黃花菜、石花菜、紫菜、蔓菁、芋頭、蘿菔、山藥、黃精，一骨辣噏了個罄盡。喝了五七杯酒。口裡嚷道：「看添換來，拿大觥來，再吃幾觥，各人幹事去。」沙僧問道：「好筵席不吃，還要幹甚事？」獸子笑道：「古人云：『造弓的造弓，造箭的造箭。』我們如今招的招，嫁的嫁，取經的還去取經，走路的還去走路，莫只管貪杯誤事。快早兒打發關文。正是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」女王聞說，即命取大杯來。近侍官連忙取幾個鸚鵡杯、鸕鶿杓、金叵羅、銀鑿落、玻璃盞、水晶盆、蓬萊碗、琥珀鍾，滿斟玉液，連注瓊漿，果然都各飲一巡。

三藏欠身而起，對女王合掌道：「陛下，多蒙盛設，酒已夠了。請登寶殿，倒換關文，趕天早，送他三人出城罷。」女王依言，攜著長老，散了筵宴，上金鑾寶殿，即讓長老即位。三藏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適太師言過，明日天開黃道，貧僧才敢即位稱孤。今日即印關文，打發他去也。」女王依言，仍坐了龍床，即取金交椅一張，放在龍床左手，請唐僧坐了。叫徒弟們拿上通關文牒來。大聖便教沙僧解開包袱，取出關文。大聖將關文雙手捧上。那女王細看一番，上有大唐皇帝寶印九顆，下有寶象國印、烏雞國印、車遲國印。女王看罷，嬌滴滴笑語道：「御弟哥哥又姓陳？」三藏道：「俗家姓陳，法名玄奘。因我唐王聖恩認為御弟，賜姓我為唐也。」女王道：「關文上如何沒有高徒之名？」三藏道：「三個頑徒，不是我唐朝人物。」女王道：「既不是你唐朝人物，為何肯隨你來？」三藏道：「大的個徒弟，祖貫東勝神州傲來國人士；第二個乃西牛賀洲烏斯莊人士；第三個乃流沙河人士；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條，南海觀世音菩薩解脫他苦，乘善皈依，將功折罪，情願保護我上西天取經。皆是途中收得，故此未註法名在牒。」女王道：「我與你添註法名，好麼？」三藏道：「但憑陛下尊意。」女王即令取墨筆來，濃磨香翰，飽潤香毫，牒文之後，寫上孫悟空、豬悟能、沙悟淨三人名諱。卻才取出御印，端端正正印了；又畫個手字花押。傳將下去。孫大聖接了，教沙僧包裹停當。

那女王又賜出碎金碎銀一盤，下龍床遞與行者道：「你三人將此權為路費，早上西天；待汝等取經回來，寡人還有重謝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不受金銀，途中自有乞化之處。」女王見他不受，又取出綾錦□疋，對行者道：「汝等行色匆匆，裁製不及，將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。」行者道：「出家人穿不得綾錦，自有護體布衣。」女王見他不受，教：「取御米三升，在路權為一飯。」八戒聽說個「飯」字，便就接了，揹在包袱之間。行者道：「兄弟，行李見今沉重，且倒有氣力挑米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米好的是個日消貨，只消一頓飯，就了帳也。」遂此合掌謝恩。

三藏道：「敢煩陛下相同貧僧送他三人出城，待我囑付他們幾句，教他好生西去，我卻回來，與陛下永受榮華，無掛無牽，方可會鸞交鳳友也。」女王不知是計，便傳旨擺駕，與三藏並倚香肌，同登鳳輦，出西城而去。滿城中都盪添淨水，爐降真香：一則看女王鑾駕，二來看御弟男身。沒老沒小，盡是粉容嬌面，綠鬢雲鬟之輩。不多時，大駕出城，到西關之外。

行者、八戒、沙僧同心合意，結束整齊，徑迎著鑾輿，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女王不必遠送，我等就此拜別。」長老慢下龍車，對女王拱手道：「陛下請回，讓貧僧取經去也。」女王聞言，大驚失色，扯住唐僧道：「御弟哥哥，我願將一國之富，招你為夫，明日高登寶位，即位稱君，我願為君之后，喜筵通皆吃了，如何卻又變卦？」八戒聽說，發起個風來，把嘴亂扭，耳朵亂搖，闖至駕前，嚷道：「我們和尚家和你這粉骷髏做甚夫妻？放我師父走路。」那女王見他那等撒潑弄醜，唬得魂飛魄散，跌入輦駕之中。沙僧卻把三藏搶出人叢，伏侍上馬。

只見那路傍閃出一個女子，喝道：「唐御弟，那裡走？我和你要風月兒去來。」沙僧罵道：「賊輩無知！」掣寶杖劈頭就打。那女子弄陣旋風，嗚的一聲，把唐僧攝將去了，無影無蹤，不知下落何處。咦！正是：

脫得煙花網，又遇風月魔。

畢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，老師父的性命得死得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